

春秋左傳補疏

春秋左傳補疏卷三

江都焦循學

宣公二年

**經**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注**靈公不君

而稱臣以弑者以示良史之法深責執政之臣**傳**孔

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注**越竟以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

循按萬氏充宗學春秋隨筆云晉靈卽位十四年矣未離幼志傳所云彫牆彈人不過少年兒戲卽宰夫之殺亦出一時之暴趙盾爲正卿引君當道使志於仁乃其職也一旦君臣相惡遽謀弑逆何其忍乎大

抵靈公爲人躁妄未爛師保之訓長而漸黠不堪趙盾之專因欲殺之盾知身在必不相容而大權久握不容中失遂萌逆節已僞亡而穿行事陽收其實而陰避其名豈知亡不越竟反不討賊早爲董狐兩語斷定左氏惑於邪說乃托仲尼之言以賢趙盾嗟乎弑君者爲賢將何者而後爲不賢乎蓋左氏生春秋後目覩七國將興每於其先世之見於春秋者必預著其祥曲爲之說如陳氏則謂五世其昌八世莫京魏氏則謂公侯子孫必復其始而趙盾弑君更爲多方解免不顧聖經之書法先儒謂其好以成敗論人

而是非謬於聖人良不誣也毛氏大可春秋傳云晉  
史爲此策書時孔子尙未生安所得孔子之言而記  
之此實左氏當時懾強趙之名疏盾功德因妄爲此  
言鉏麇之死靈輒之報提彌明之忠盾得人矣據此  
盾真弑君之賊有意爲之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春  
秋亂賊半屬守禮以要譽假行惠以結人心策書所  
載比比而是今晉君左右皆盾人矣推是術也陳完  
之移國操莽之移天下皆在於是萬氏毛氏之論左  
氏是矣而杜預則云越竟可以不討賊然則不越竟  
則必當討賊不討賊而越竟則可免不越竟而討賊

則亦可免司馬昭使成濟弑其君而殺成濟異乎趙盾使趙穿弑其君而不殺趙穿昭之殺成濟固自以爲可以愚天下後世此預所以爲之說也

四年

**經**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傳**權不足也

**注**

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弑君故書以首惡

循按萬氏學春秋隨筆云前年大棘之戰歸生敗宋而獲華元其威權已震至是靈公立方九月君臣之際必多不相能歸生已陰懷異志適子公有嘗寵之隙遂假手焉不然豈能身執國柄不能除一亂臣反懼譖而從之乎異日歸生死鄭討幽公之亂斲其棺

而逐其族足以知弒逆之由乎歸生而非專起於子公鄭人早有公評矣毛氏春秋傳云傳自楚人獻寵起至子家懼而從之止是策書原文左氏因而潤色之若夏弒靈公至權不足也是左氏愚意而大謬者文十七年諸侯會扈時歸生親作書使執訊之官告趙宣子叙十二年歸生佐寡君之嫡夷請陳於楚而朝晉自此書出而晉使行成且使趙穿晉侯女壻池皆質於鄭則其人之強幹有爲原不在趙盾下者况宣二年大棘之戰歸生實帥師與宋右師華元相持竟獲華元樂呂并狂狡焉此其當國用事萬萬超子

公之上爲何如而曰權不足是日校策書而茫然不知其就裏者宜乎啖助趙匡之徒得其起而議其後也

**傳**

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

**注**

初稱畜老仁也不討

子公是不武也故不能自通於仁道而陷弑君之罪

循按杜預援左氏之說而以歸生之弑君爲本無其心又以不討子公爲不武不能自通於仁道全是爲司馬昭解說也昭上言曰高貴鄉公率將從駕人兵拔刃鳴金鼓向臣所止懼兵刃相接卽勅將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

濟橫入兵陣傷公遂至隕命輒收濟行軍法科律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斬濟凶戾悖逆干國亂紀罪不容誅輒勅侍御史收濟家屬付廷尉結正其罪夫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乎此左氏所謂仁杜預指明之矣昭勅將士不得有所傷害是其例也歸生權不足不能禦亂討子公故仁而不武以陷弑君之罪設令歸生之權能禦亂能討子公則仁而且武不陷弑君之罪矣昭既先戒軍士不得有所傷害違令以軍法從事成濟傷害高貴鄉公是濟違令也昭卽按軍法科律討而族之是仁



而且武矣子家不能討子公遂陷弑君之惡司馬昭能討成濟則弑君之惡歸成濟而昭不陷之矣預於歸生其用意如此

**傳**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注稱君謂惟書君名而稱國以弑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之名以示來世終爲不義改殺稱弑辟其惡名取有漸也書弑之義釋例論之備矣釋例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羣物所以繫命也故戴之如天地親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事之如神明其或受雪霜之嚴雷電之威則奉身歸命有死無貳故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

臣所執之常也然本無父子自然之恩未有家人習翫之愛高下之隔懸殊壅塞之否萬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誠以感之然後能相親也若亢高自肆羣下絕望情義圯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離則位號雖存無以自固故傳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稱君者惟書君名而稱國稱人以弑言衆之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弑者主名以垂來世終爲不義而不可赦也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宋昭之惡罪及國人晉荀林父討宋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深見貶削諸懷亂賊以爲心者固不容於誅也若鄭之歸生

齊之陳乞楚之公子比雖本無其心春秋之義亦同大罪是以君子慎所以立也

循按明人陸氏燦作春秋左氏鐫序云太史遷言仲尼成春秋魯君子左邱明受之爲著傳余以爲非也左氏之文闕麗鉅衍爲百代取則然其指意所存乃往往卑賤不中於道蓋戰國之初有私淑於七十子之徒不得與仲尼並時又其書遭秦伏隱及漢世晚立學官自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歆輩以意附益之者多也又郝氏敬作春秋非左謂其背理傷道摘其紕繆三百三十餘條曰左實非邱明也知左之非邱

明然後可與言春秋余讀左氏書深歎陸郝二子之言爲不刊何也其言之悖謬莫過於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之傳以爲弑君稱君君無道之兩言也善乎四明萬氏之作學春秋隨筆也明辨之云春秋弑君有稱名稱人稱國之異左氏定例以爲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甚矣其說之頗也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所謂暴行卽弑父弑君是也所謂邪說卽亂臣賊子與其儕類將不利於君必飾君之惡張己之功造作語言誣惑衆庶是也有邪說以濟其暴遂若其君真可弑而已可告無罪然者相習

既久政柄下移羣臣知有私門而不知公室且鄰封  
執政相倚爲姦凡有逆節多蔽過於君鮮有罪及其  
臣者如魯衛出君師曠史墨之言可證也左氏之例  
亦猶是耳噫於弑君而謂君無道是春秋非討亂賊  
而反爲之先導矣邪說之惑人一至此乎然則何以  
稱人稱國曰稱人者以微者告也稱國者不告其人  
也此足以見元惡之專恣制國人以威使不敢以實  
告也雖然春秋從赴而書將令學者討求其實則書  
人之宋鮑莒庚輿書國之晉書偃莒僕吳光其罪且  
浮於稱名氏者矣春秋書弑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

崔杼之事時史亦直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衎出奔此以變爲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春秋亦曰趙盾弑其君齊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春秋亦曰崔杼弑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明人道斯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傳春秋而獲存晉乘楚檮杌論春秋而幸及當時則書久則亡焉懼在春秋

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姦惡齊晉得  
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賴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  
莒之弑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  
鮑與庚輿必不書人書偃僕光必不稱國良史又曷  
可少哉萬氏頗左氏而論之詳矣確矣余因思之左  
氏果孔子之徒何至謬論若此左氏非左邱明無疑  
其爲是說者爲當時趙魏田齊等而言如所謂稱君  
君無道顯然謬乎孔子作春秋使亂臣賊子懼之義  
而杜預援此而演其說以爲非君臣爲路人其妄悖  
甚矣夫劉歆之於莽猶杜預之於昭也歆稱左氏好

惡與聖人同而表之預遂以左氏爲素臣而尊之預之背怨而諂昭與歆之背向而諂莽情事實同其援左氏以爲亂臣賊子地其情事亦同儒者其耻言歆矣而甘於服預豈莽爲漢誅從莽者遂爲國賊司馬終爲魏禪從司馬者遂爲佐命乎錫山顧氏作春秋大事表斥左氏稱君君無道之說爲大謬不通乃又作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論云吾恐元凶劭安慶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於前而彼不知懼也况人已成爲篡弑而懼之亦復何益此說大非司馬昭卽元凶劭安慶緒史朝義之流也觀其旣弑高



貴鄉公而大驚自投於地曰天下其謂我何而必假  
太后令以甚言其君之無道又謀於其故僕射陳泰  
歸罪於成濟而斬之夷濟三族旣以無道爲君罪又  
以討賊爲己解無非援左氏之說以爲之蔽而預乃  
暢之詳之且卽以左氏之義爲春秋之義凡此者皆  
懼心之所乘思假經以愚天下夫左氏之興始於王  
莽由莽國師劉歆莽將軍陳欽而顯欽傳其子元歆  
傳賈徽徽傳其子逵逵元並爲名儒其說遂行於東  
漢自杜預爲集解釋例而亂臣賊子接迹於六朝而  
懼心且漸泯是孔子之春秋爲邪說誣民而作而爲

邪說者轉托於春秋故必知左氏之說之邪知杜預宗左氏之說之奸而春秋之義明亂臣賊子乃無所倚托而懼心復萌矣

**傳**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

循按穀於菟猶義縱傳云乳虎爾雅熊虎類其子狗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駒狗均從句月令句者畢出萌者畢達句萌皆初生之名史記游俠傳乘不過駒牛徐廣云音雒裴駢按漢書音義云小牛郭璞注爾雅其子犢云青州呼犢爲物凡从句之字皆與穀聲近爾雅獾白狐其子穀說文穀小

豚也枸杞之實如乳一稱羊乳故名枸枸猶狗穀於  
菟卽小虎小虎名穀卽虎子名狗也犬之子未成豪  
者名狗猶虎之子名狗豚子名穀卽猶犬之子名狗  
以其爲乳之名卽以爲幼小之稱猶生子爲免而免  
之子卽名媿也漢書叙傳注如淳曰穀音構牛羊乳  
汁曰構

六年**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注**驕則數戰爲民所疾貫猶  
習也

循按習重也貫爲錢貝之貫如以繩貫錢一一重之  
至於盈滿杜以數字明盈貫之意多一次戰則多一

次民疾是爲盈其貫正義謂盈滿其心非是

年十一  
**傳**不行之謂臨**注**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

物

循按易學至春秋時淆於術士之傳會孔子所以韋  
編三絕以贊之也然遺義尙有存而可繹者如知莊  
子舉師之臨是也師二宜進五成比而後同人四來  
之初成屯則順師二不出而之五而同人四來之初  
則成臨所以成臨者由於二不行故云不行之謂臨  
二行之五則帥也而初順從之是從帥也初不從二  
而先來成臨故云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因而推之

上坤衆也二行於五則聚而爲強二不行故散爲弱也下坎川也二行於五則通而不壅二不行而初來成兌澤故壅爲澤也五本陽位二宜往者也故云有律其如己也如往也如己謂自歸本位也二不往則五空虛如隍之涸故云竭二先往而後初來成屯爲盈不成屯而成臨故云盈而以竭臨者大也無不行之義此云不行之謂臨以二不行成臨言專就初之不從二明之非釋臨之義也詳見雕菰樓易學

**傳**靡旌摩壘而還 **注**靡旌驅疾也

循按莊十年傳望其旗靡靡者衰倚也與此靡同彼

奔疾而旗自靡此驅疾自以旌靡之

**傳**既免注止不復逐

循按樂伯以單車挑戰摩晉之營壘而入之晉鮑癸率左右角以逐之樂伯等勢不可免乃樂伯左射左角之馬右射右角之人而矢已盡止餘一矢知不可禦逐者乃射麋使攝叔獻於鮑癸是時癸已當其後將禽之矣鮑叔因其獻麋以爲君子而免之既之言盡也承上其左其右言之其左善射宜免其右有辭亦宜免故盡免之也既免二字鮑癸止其衆之言

**傳**屈蕩戶之曰注戶止也

循按釋名戶護也所以謹護閉塞也說文戶護也護  
救視也救止也論語女弗能救與馬云救猶止也環  
相轉注是戶有止義漢書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  
師古曰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  
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曰屈蕩戶之

**傳**皆重獲在木下**注**兄弟累尸而死

循按獲之言得也謂二子皆尊得在所表木下加一  
重字明其尸相累若曰皆得之而重在木下云皆重  
獲在木下古人屬文之奧也正義以獲爲被殺之名  
未是

**傳**有麥麩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注**麥麩鞠窮所以  
禦溼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  
正言故謬語

循按神農本草芎藭味辛溫主中風氣入腦頭痛寒  
痺筋攣緩急金瘡婦人血閉無子麥麩不見神農本  
經惟名醫別錄小麥下言作麩溫消穀止利證類本  
草新補麩一條詳列其療藏府中風氣調中下氣開  
胃消宿食主霍亂心膈氣痰逆除煩破癥結及補虛  
去冷氣除腸胃中塞不下食令人有顏色鞠窮麥麩  
二物皆不禦溼證類本草引春秋注云山芎藭能去



卑溼風氣此不知何人之注卑卽指痛痺以痺由於溼故連云痺溼杜當本此而刪去痺字若麥麴則並不治痺於禦溼尤無謂矣梁簡文勸醫論云胡麻鹿藿纔救頭痛之痾麥麴芎藭反止河魚之疾胡麻鹿藿俱見神農本經胡麻雖補腦髓不云治頭痛鹿藿則絕不主頭面之治推簡文之意謂藥有不必依主治之性故下云思不出位事局轅下欲求反死者於元都揚已名於綠帙豈可得乎欲醫者網羅愈廣譬爲詩者古今雅俗皆須寓目胡麻鹿藿未詳所本麥麴芎藭正指左氏所言出醫經藥性之外故云反止

反之云者本不止此疾也然簡文所據卽由杜注而  
千百年來實無以麥麴芎窮治溼者則叔展之隱語  
果如杜所測乎蓋叔展取於聲音假借非取義於藥  
性還無社號叔展欲其免己叔展曰有麥麴乎麥者  
糶也鞠者曲也欲其隱糶而局曲也無社曰無者言  
無處藏也非不解也叔展曰有山鞠窮乎鞠窮言曲  
躬仍麥糶麴曲之義謂其宜藏匿曲蹙於山中也無  
社仍曰無者言山中無處可藏也亦非不解也叔展  
乃曰河魚腹疾奈何謂山中無處藏可曲蹙於水也  
無社於是目眚井而拯之麥麴鞠窮喻其屈身藏匿

山河喻匿處而瘦其辭於藥疾之中本非言藥言疾而杜氏望文生意謂無禦溼之藥將病謂無社不解乃無社固解之而預則全未解也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但見遠志無有當歸假借藥名以喻其意正與麥麩山鞠窮同鄭風溱洧之詩贈之以勺藥箋云其別則送女以勺藥結恩情也正義云贈送之以勺藥之草結其恩情以爲信約勺藥與約同聲故假借爲結約之意亦非取其藥性也

十五

**傳**

桑仲章而奪黎氏地

**注**

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

縣有黎亭

循按說文黎作邕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商書西伯  
戡鬻然則周之黎卽殷之黎西伯所戡者在此地狄  
所奪者亦在此地旄邱詩序云狄人追逐黎侯黎侯  
寓于衛此傳謂奪黎氏地卽此也水經注瓠子河東  
逕黎縣故城南孟康曰今黎陽也薛瓚言按黎陽在  
魏郡非此黎陽也世謂黎侯城昔黎侯陽寓於衛詩  
所謂胡爲乎泥中毛云泥中邑名疑此城也元和郡  
縣志鄆州鄆城縣黎邱在縣西四十五里春秋時黎  
侯寓於衛因以爲名旄邱箋云黎國在衛西今所寓

在衛東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應劭曰黎侯國也  
今黎亭是此所謂黎國在衛西也地理志東郡黎縣  
孟康曰詩黎侯國今黎陽也臣瓚曰黎陽在魏郡非  
黎縣師古曰瓚說是此與瓠子河東逕之黎縣元和  
郡縣志鄆城之黎邱爲一地所謂寓在衛東也乃水  
經注又於河水過黎陽云黎侯國也詩式微黎侯寓  
於衛元和郡縣志衛州黎陽縣云古黎侯國此黎陽  
漢屬魏郡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上碑  
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卽臣瓚所謂黎陽  
在魏郡非黎縣是也蓋魏郡之黎陽以黎山得名在

今衛輝府之濬縣唐之衛州宋之濬州也東郡之黎以黎侯寓得名在今曹州府鄆城壽張之間唐屬鄆州宋屬濟州也黎陽旣非本國亦非寓地孟康誤舉故臣瓚破之酈道元李吉甫之書兩係之殊惑人太平御覽衛州下引宋初山川古今記云黎陽國也詩黎侯寓於衛是也宋初山川古今記二十卷齊都官尙書劉澄之撰見隋書經籍志宋齊無衛州未知屬何郡縣御覽引附衛州乃趙宋人誤耳呂氏春秋慎大覽武王入殷未下輦命封黃帝之後于鑄封帝堯之後于黎封帝舜之後于陳學者以寓衛之黎爲堯

後以殷之黎在上黨周之黎在黎陽非也樂記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卽呂覽所說史記周本紀言武王封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與樂記相反裴駟引地理志燕國有薊縣襄二十三年臧宣叔取于鑄杜云鑄國泐北蛇邱縣所治郡國志泐北國蛇邱有鑄鄉城注云周武王未及下車封堯後於鑄此封鑄同於呂覽而堯後則原於樂記鑄與祝音之轉薊與黎兩聲相邇封鑄卽封祝封黎卽封薊戡黎之黎史記作飢黎之爲飢猶薊之爲黎薊自在燕

黎在上黨衛東之黎卽上黨之黎所寓黎寓衛而地  
入狄晉滅狄而黎爲晉地矣

年  
八  
**傳**壇帷**注**除地爲壇而張帷

循按此壇字釋文音善曲禮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  
位注云壇位除地爲位也釋文亦音善周禮大司馬  
之職暴內陵外則壇之注云壇讀如同壇之壇鄭司  
農云壇讀從憚之以威之憚書亦或爲壇釋文壇依  
注作壇音善此傳及曲禮壇音善者讀壇爲壇也金  
縢三壇同壇祭法一壇一壇是除地爲壇封土爲壇  
二字自別而壇壇音近得相通借故詩東門之壇一



作東門之壇毛傳解爲除地叮叮則壇是而壇借與此傳借壇爲墀同猶鱣鮪之鱣與鱣本二字而鸛雀銜三鱣魚多假借爲鱣鮪之鱣見顏氏家訓書證篇

姪廷琮校字

春秋左傳補疏卷三

春秋左傳補疏卷四

江都焦循學

成公二年**傳**殺而膊諸城上**注**膊磔也

循按漢書孝景中元二年改磔曰棄市勿復磔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廣雅磔張也

**傳**桀石以投人**注**桀擔也

循按文選謝靈運雜擬詩暮坐括揭鳴**注**毛詩曰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毛萇曰雞棲于杙爲桀括至也桀與揭音義同廣雅檐揭皆訓舉檐卽擔字楚辭哀時命負檐荷以丈尺兮王逸**注**云背曰負荷

曰檐檐揭皆舉義故杜讀桀爲揭而以檐訓桀石以  
投人卽舉石以投人也雞棲于杙爲桀者杙櫪也棲  
於櫪之上亦高舉之義才過萬人曰桀亦取其桀然  
而高舉矣

**傳**左并轡右援枹而鼓

循按援爲引謂牽持而引之此時卻克傷於矢而病  
不堪擊鼓張侯旣勉以不可以病敗君事言畢以轡  
并持於左手而以右手引枹以助卻克之擊枹本在  
克手張侯又以手持而牽引之使擊一手助鼓一手  
并轡故馬逸不能止按訓引亦訓助引之卽所以助

之蓋一枹克執之今張侯又加執之張侯助力牽引  
卻克之手並擊鼓也

**傳**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注**重其代已故三入晉軍  
求之 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注**齊師大敗皆有  
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迸入狄卒

循按每出齊師絕句以帥退絕句前云三入入晉師  
也三出出晉師也此云出齊師所以明上之出爲出  
晉帥傳文本自明白杜云齊侯輕出其衆其衆二字  
解齊師二字於出字上加一輕字釋文輕遣政反周  
禮春官車僕輕車之萃注云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

車也釋文亦云輕遣政反然則此輕出之輕卽用輕  
車之輕鄭氏引馳車千乘明輕車文選西京賦轅輻  
輕鴛駉綜注云馭車欲馬疾以箠櫟於輻使有聲焉  
疾解輕鴛是輕者輕銳疾馳之意後漢書竇憲傳燕  
然山銘元戎輕武章懷注云輕武言疾也蓋是時齊  
師有退心故齊侯疾馳出於衆之先以率引鼓厲衆  
之欲退者旣三出晉師仍不肯退而進入狄卒又入  
衛師傳以帥退二字明齊侯之銳而注以輕字厲字  
明之可謂精矣劉光伯讀每出絕句齊師以帥退絕  
句謂齊師因其主帥退遂不顧齊侯致齊侯入狄卒

此於傳文不達亦不合情事不及杜遠甚

年二  
**傳**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

循按釋文褚中呂反不言其何物褚有二檀弓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注云以丹布幕爲褚葬覆棺喪大記飾棺素錦褚彼正義云素錦白錦也褚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以爲屋也葬在路象宮室故雜記云素錦以爲屋而行卽褚是也釋文褚張呂反此其一方言楚東海之間亭父謂之亭公卒謂之弩父或謂之褚注云言衣赤也褚音赭說文褚卒也又卒隸人給事者衣爲卒卒衣有題識者此又其一

此傳云寘諸褚中或寘諸送喪者棺幄中或使僞爲褚卒乃二者皆與鄭賈人不相合襄三十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注訓褚爲畜藏地官廛人注云廛謂市中之地未有肆而可居以畜藏貨物者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說而願藏於其市矣謂貨物褚藏於市而不租稅也釋文褚知呂反本或作貯又作褚推而通之當是寘諸賈人貨物之中貨物褚藏卽以貨物爲褚也

十四年

**傳**

盡而不汗

**注**

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汗曲

循按汗曲則讀汗爲紆

年十六 **傳**至於鳴雁 **注**鳴雁在陳畱雍邱縣西北 **釋例**陳畱雍邱縣西南有鳴雁亭

循按續漢郡國志兗州陳畱郡陳畱有鳴雁亭注云左傳成十六年衛伐鄭鳴雁杜預曰在縣西北又雍邱本杞國杞遷於緣陵雍邱遂爲宋地哀九年傳圍宋雍邱是也宋地旣至雍邱則鳴雁爲鄭地自在雍邱之西雍邱今之杞縣在陳畱東南續漢志謂陳畱有鳴雁亭蓋其地在雍邱之西北而實屬於陳畱以續志與杜注相參正可考得其所在此注謂在雍邱西北是也釋例謂在雍邱西南此南字乃北字之誤



若劉昭引杜預以鳴雁在陳畱縣西北則誤杜明云  
雍邱西北不云陳畱西北以陳畱國誤爲陳畱縣耳  
在陳畱縣西北則去雍邱較遠杜不當言在雍邱矣  
**傳**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注**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  
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爲  
諸侯又爲日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  
目

循按正義以爲無馮依是也蓋此卽以旁通爲義每  
卦以三上爲戰伐之爻晉與楚戰故占此爻姤復旁  
通姤上之復三復成明夷下離是南國也南國而在

明夷夷者傷也故云國蹙王傷姤成大過上兌爲西  
晉在西楚在南凡易言矢言射皆指三上而三爲公  
侯明夷上坤下離下離爲南國而三卽南國之王故  
射而中其離目也此正周易占筮本法旁通之義不  
明說者乃各以臆說耳其例詳見雕菰樓易學三書

**傳**免胄而趨風注疾如風

循按風亦如馬牛其風之風謂走逸免胄而趨風卽  
免胄而趨走也

**傳**謀輅之注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

循按廣雅謀與置郵同訓驛置郵疾速謂從間道迎

之取其輕疾故以輕兵解諜字細作出入於敵中亦以其輕疾故名諜也

十七年

**傳**士燮卒

**注**傳言厲公無道故賢臣憂懼因禱自

裁

循按劉光伯以士燮及昭子之卒適與死會非自殺是也觀其云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則是因有疾而其家禱之而文子轉使禱者祈死耳若自殺則自殺而已何必先祈死

**傳**

葵猶能衛其足

**注**

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

循按淮南子說林訓云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

雖不能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高誘注云鄉仰也葵之向日始見於此曹植求通親親表增其說云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下爲回光終向之者誠也陸機作園葵詩乃云朝榮西北傾夕穎西南晞竟似隨日而指者然與衛足之說不相涉至杜此注則以衛足由於向日而向日由其傾葉矣今俗間有一種名向日葵者又名金盤菊秋末作黃花如盤華心叢簇葉周於規有似於菊心老成實小兒采以供食一華可得實椀許然葉不可爲蔬驗之其華重必垂側然不必向日亦不能蔽其根或傳會陸機詩謂其華朝向東夕

向西實不然也神農本草有冬葵子陶隱居云以秋種葵覆養經冬至春作子謂之冬葵圖經稱葵有數種蜀葵卽爾雅所謂蒿戎葵花有五色午日取花小者名錦葵黃葵子主淋澀又令婦人易產又有終葵吳人呼爲繁露卽下品落葵俗呼胡胭脂又有菟葵亦名天葵葉主淋瀝熱結除菘葵天葵爲別種其蜀葵錦葵黃葵今俱有之齊民要術言有紫莖白莖二種種別復有大小之殊又有鴨腳葵蓋大者謂蜀葵小者謂錦葵鴨腳謂黃葵其種法春必畦種水澆三掐更種一歲之中凡得三輩早種者必秋耕十月末

地將凍散子勞之地釋卽生五月初更種之六月一日種白莖秋葵秋葵堪食仍畱五月種者取子於此時附地剪却春葵令根上枿生者柔輒至好仍供常食美於秋菜指秋菜必畱五六葉凡指必待露解此所言甚詳蓋冬葵蜀葵也秋葵黃蜀葵也秋葵夏種秋華至冬卽枯蜀葵八月後種經冬至春而華於四五月春夏亦可種古時以此爲蔬不令其老故指之令生嫩枿其根存則明年仍生故古詩云探葵不傷根傷根葵不生觀要術稱三指又云令根上枿生然則種葵者必護其根不肯使傷不似他蔬連根並劓

所以然者以其根能生柝肥嫩供食尤美是葵能自衛其根孔子謂葵猶能衛其足此也然此葵無所爲向日曹植與藿並言藿卽菽今驗塋中豆華必當正午時盛開因推之秋葵之華日出則舒日沒則合其未舒苞直向上舒則傾側故一名側金錢曹云傾葉葉指華之瓣傾卽其舒而言也然則所謂向日者就華之榮萎言此專指秋葵言之也向日與衛足自是兩事杜合爲一失之

鮑昭園葵賦承朝陽之麗景得傾柯之所投又以柯易葉文人

辭不足據如此

十八年

**傳**民不與卻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

大夫注厲公以私欲殺三卻而三卻死不以無罪書書  
假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明卻氏失民胥童  
道亂宜其爲國戮

循按惠氏半農春秋說云弑君曷爲或稱名或稱國  
稱國謂專國者晉之專國者欒書故稱國欒書弑厲  
公猶趙盾弑靈公盾直稱名書獨隱其名而稱國則  
晉之董史失其官矣人皆知卻至之伐莫知欒書之  
姦左氏雖虛張卻至之伐仍不能揜其忠雖盛稱欒  
書之美仍不能揜其惡成公十有七年十有二月晉  
殺其大夫卻錡卻隼卻至穀梁子曰自禍於是起矣



三卻不死厲公不弑欒書所畏而忌者惟卻至耳殺  
三卻者非胥童乃欒書也鄆之戰欒書請俟齊魯之  
師卻至獨以爲不可楚有五間急擊勿失於是敗楚  
師於鄆陵欒書是以畏而忌之旣戰獲楚公子發鈞  
欒書陰誘發鈞使讒卻至由是發鈞如其言以告厲  
公公問欒書書曰臣固聞之且云卻至欲爲難使卻  
犖緩齊魯之師而已勸君戰戰敗將納孫周公惑之  
乃使卻至聘於周而書又陰使人說孫周使見卻至  
卻至不知其謀而見孫周公使覘之以爲信遂使胥  
童殺三卻卻錡欲以其黨攻公卻至不可至死不敢

爲難奉君命也可不謂忠乎欒書旣殺三卻遂弑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是爲悼公欲爲難而納孫周者書之志也顧以此誣卻至卻至死而其志得行處心積慮十餘年而後成其姦甚矣故春秋數稱晉欒書帥師一救鄭一侵蔡一伐鄭明專國也乃厲公死而書乃弑君之賊其名絕不復見矣晉人不知其姦反頌其德比之召公而書之惡仍不可掩故餘殃終及其孫事詳內外兩傳而我特斥其惡者所以誅姦諛於旣死也又云欒書之奸如後世司馬懿父子故愚表而出之欒書怨卻至且忌其才故先殺三卻則道

君爲亂者非書而誰故春秋兩書殺其大夫然後書  
弑其君則殺大夫及弑君者實變書一人而已宋人  
殺其大夫宋人弑其君杵臼春秋三書人晉殺其大  
夫晉弑其君州蒲春秋三書晉明殺大夫者卽弑君  
之賊也後之學者詳焉惠氏表卻至之忠揭變書之  
姦可謂精矣書比司馬懿父子三卻則曹爽何晏之  
比也曹爽殺而司馬氏起矣三卻胥童殺而變書不  
可制矣童以私怨殺三卻而因以劫書長魚矯曰不  
殺二子憂必及君則書之惡童與矯固知之故書必  
假童矯以殺卻復因執厲公以殺童晉殺三卻殺胥

盜所以甚書之惡非以貶三卻胥童也錡奪夷羊五  
田擊與長魚矯爭田執梏其父母妻子誠爲侈矣若  
至不從樂書以敗楚師未見其爲不善也書謀殺三  
卻而謂春秋書之爲罪卻氏失民是懿謀殺曹爽何  
晏等而不罪懿之奸乃罪爽之驕盈晏之浮虛也左  
氏旣失春秋之義而預乃曰宜爲國戮何宜之有哉

襄公  
年經會吳于柎注柎楚地

循按釋例地名楚地有柎穀梁傳注亦云柎楚地續  
漢郡國志彭城國傳陽有柎水水經注流水篇云流  
水故瀆自下堰東南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柎口城

中泚水出於楚之相地春秋襄公十年經書公與晉及諸侯會吳於柤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偃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偃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偃陽縣故城東北西南亂於沂而注於沭謂之柤口酈氏雖引京相璠宋地之說而仍明稱柤水出楚之柤地則是地在沂泗兩水之間然杜但云楚地而不指所在者此傳云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夏四月戊午會于柤鍾離成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吳之地杜云鍾離楚邑淮南縣何以知其爲楚邑也昭四年吳伐楚入棘櫟麻楚箴尹宜咎城鍾離二

十四年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鍾離在淮南爲今鳳陽府地先會于此次會于柎遂  
滅偃陽然則柎近鍾離未必在沛嶧之間故釋例云  
或曰彭城傅陽縣西北有柎水溝魯國辟縣西南有  
柎亭譙國攢縣治戲鄉皆去鍾離五百餘里非諸侯  
六日載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城縣西南有鍾離亭  
西平縣北有柎亭去偃陽近千里又非自會九日之  
所能滅國皆非也此辨甚精可知杜不言柎所在之  
意而必以爲楚地者此傳云會于柎會吳子壽夢也  
可見五年會于戚非會吳子但會吳大夫壽越耳吳

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雞澤之會在襄三年迎吳子於淮上不至蓋雞澤爲晉地吳不欲遠就於晉故不至此時壽越之來未必不微示此意故晉使魯衛之大夫孟獻子孫文子往會吳于善道善道在今盱眙爲吳地而壽越亦遂同盟于戚戚稱吳人謂壽越也鍾離善道相稱吳謂吳子也鍾離善道皆大夫與會相則諸侯與會故傳特標之云會吳子壽夢也在吳子不欲來會于雞澤在晉侯亦不可往會于善道故仍用鍾離故事會于楚地是時諸侯必先至鍾離以俟吳子至相而往會觀其越六日而會相

又越九日而滅偃陽則祖當在鍾離偃陽之間近于善道而吳不必渡淮故書曰會吳既就吳以親吳而實在楚地使楚知其事此一會地也謀略存焉惠徵士據京相璠宋地之說謂晉楚分爭而與諸侯會于其地必無是理顧成十五年士燮且會吳于鍾離明年卽有鄢陵之戰獨非相爭之時乎況悼公之復霸也

祖之後襄十三年吳遂至向而會其時吳以楚難來古故青北至鄭地而與諸侯會也

十一

一

**傳**毋蒞年**注**蒞積年穀而不分災

循按說文年穀熟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有年瘞土無年瘞土高誘注云年穀也有穀祭土報其功也無



穀祭土讓其神也年有穀訓是蒞年爲積穀

**傳**淳十五乘注淳耦也

循按史記平準書自天子不能具鈞駟索隱云漢書作醇駟醇與純同莊子繕性篇興治化之流渎淳散朴釋文淳本作醇音純杜讀淳爲純故訓耦

**傳**便蕃左右注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

循按毛詩作平平韓詩作便便猶毛詩天天是椽蔡邕作天天

十四年傳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注掎其足也

循按魯語與邯鄲勝擊齊之左掎止晏萊焉韋昭注云從後曰掎後漢書崔寔傳輒見掎奪章懷引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袁紹傳伐許宣檄云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章懷亦引賈逵注國語曰從後牽曰掎又引此傳韋昭本賈逵而減去牽字鹿之在後者足故杜以掎其後爲掎其足文選載袁紹檄豫州李善注亦引此注申之云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一人捉角一人戾足引說文曰掎戾足也馬融廣平頌掎元猿章懷引說文曰掎偏引一足也今說文但云掎偏引也不同意章懷李善所

引足部云踦一足也章懷蓋合倚踦兩字之訓而混之耳奇有偏義從手則爲偏引從足則爲一足倚有引義無足義也詩猗彼女桑毛傳云角而束之曰猗箋云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正義引此傳云倚角皆遮截束縛之名是毛讀猗爲倚而毛直以角解猗蓋木有枝格猶獸之有角攀獸之角謂之角攀木之枝格亦謂之角女桑少枝長條向上正如角然攀之令下垂因而束之使枝向下便於采葉是爲角而束之束其角而引之亦可名倚則倚不專爲戾足之名可知小雅伐木倚矣毛傳云伐木者倚其

巔箋云倚其巔者不欲妄踣之倚其巔亦卽角而束  
之女桑之枝柔牽其巔使下垂以便於采大木伐其  
枝恐墜地損其材或壓觸在地之物故亦牽其巔使  
枝斷不妄踣墜於地今之伐木者無不然也采此枝  
斯引此角伐此枝斯引此巔正協說文偏引之義

十五  
**得**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湘**傳言  
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

循按釋文重直用反間間廁之間直用反則讀輕重  
之重以兄之勞爲重故不毀此友于兄也管子權脩  
篇上好詐謀間欺注云間隔也有所隔礙而欺誑也

間欺則隱其實如間諜用詐故不敢間爲不隱其實也正義云問非也不敢非兄是友于兄也失杜義

年十八

**傳**以枚數闔注枚馬槌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

恐

循按文選長笛賦辭曰裁己當邁便易持注云麤者曰槌細者曰枚邁馬策也說文枚幹也可爲杖文十三年傳繞朝贈之以策注云策馬槌釋文槌張瓜反馬杖也正義直以杖解槌然則可爲杖卽可爲槌此杜所以通枚爲槌歟二十一年傳州綽云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故杜云數其枚考工

記鳧氏爲鍾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鄭司農云枚  
鍾乳也元謂今時鍾乳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  
六門闔之上以鐵釘布之有如鍾乳故亦名枚二十  
一年傳注以門板解枚字而釋文於傳文出其枚二  
字云本亦作板於是此注數其枚宋本枚亦作板正  
義云以馬枚數門扇之板彼時數得其數則二枚不  
同今人數物猶云一枚二枚孔氏所據傳文固作枚  
數不作板數門闔之板無可數者也試以州綽自言  
識其枚數之枚證以枚數闔之枚蓋皆指門闔上之  
乳以枚數闔猶云數闔之枚數闔者卽數其枚闔有

何可數乎傳文前後自相發明杜氏不識左氏屬文句法以十八年之枚爲馬撾二十二年之枚爲門板而孔氏以枚數爲一枚二枚均失之矣

十九年

**傳**荀偃癰疽生瘍於頭**注**癰疽惡創

循按素問奇病論有脾癰膽癰王冰皆以熱訓之瘡論云其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名曰癰瘡王冰注云癰熱也極熱爲之也倉公診齊王太后病曰風癰客胷又云脉大而躁躁者中有熱而溺赤診齊章武里曹山跗病云沛消癰也沛當是肺之譌又云臣意切其脉肺氣熱也此亦以癰爲熱風癰卽風熱也

肺消痺卽肺消熱也金匱要略有黃痺病證區分穀  
痺酒痺女勞痺亦以其手足中熱心中懊懣而熱漢  
書藝文志有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四十卷謂諸痺  
病痺本於熱痺本於溼故亦有五藏六府痺十二病  
方顏師古專以黃病注之非也此傳云痺疽生瘍於  
頭痺言其熱疽言其腫始而發熱旣而頭腫遂生此  
瘍正茂引說文痺勞病也又謂荀偃病此疽腫潰  
遂生創於頭未是

十年**傳**夫從風風隕**注**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  
曰從風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



循按夫卽老婦得其士夫之夫大過二之頤五爲夫  
今夫未之頤五而三成巽故夫從風也賁上之困三  
爲姤上之復三之比例所謂有隕自天也隕而成大  
過下巽爲風故風隕也困二先之賁五賁上後隕困  
三則賁不成明夷而成旣濟今困成大過則賁不成  
旣濟而成明夷故云困于石往不濟也謂不成旣濟  
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謂成明夷夷者傷也夫旣從  
風則不見其妻不見其妻由大過二不之頤五故無  
所歸也此易之例猶可考見者詳見雕菰樓易學三

**傳**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注臣不徒求祿

循按頤豕傳云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徒求祿則自養而不能社稷是養二十二年子產對晉人云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亦謂晉但自養不能養人謂受小國之土實宗器而不能安定之恤其罷病也彼注云但有其言正義引服虔以實爲譴讓非也

**傳**枕股而哭注以公尸枕已股

循按高貴鄉公被弑於車下司馬孚枕帝股而全效晏嬰所爲蓋當時左氏盛行故王經說高貴亦引魯昭公不忍季氏之事

傳閻邱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

循按釋文縛直轉反與束縛從尊者字異縛猶專老子專氣致柔專氣卽任氣任氣卽負氣以帷縛其妻謂以帷負其妻以帷負妻猶以襁負子負而後載之於車也管子兵法篇鼓所以任也注云任猶載也謂今之倣裝也任爲倣裝故杜以踞轉而鼓琴之轉爲衣裝轉縛專三字通孟子門人治任將歸任卽衣裝以其可負擔故謂之任因名爲轉也轉之訓爲運負任而行亦運之謂矣

傳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注下車送葬之車齊舊依上公

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

循按司馬昭弑高貴鄉公以王禮葬之漢晉春秋云  
丁卯葬高貴鄉公於洛陽西北三十里漚澗之濱下  
車數乘不設旌旄全襲左氏此傳所以明降帝禮爲  
王禮如降九乘爲七乘卽隱以比高貴於齊光比司  
馬爲崔氏也杜預托左氏以掩司馬氏之惡習鑿齒  
托左氏以誅司馬氏之奸習氏固自托爲南史氏歟  
裴松之譏其惡之過言非知言者也

**傳**宵突陳城**注**突穿也

循按突宜爲衝突杜以穿解之者廣雅竈窻謂之突

竈有窻以通烟氣則穿之象歟

**傳**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注**雖急猶不欲男女無別

循按舍讀去聲止息也

**傳**行無越思**注**思而後行 如農之有畔**注**言其次

循按說文畔田界也杜以次明之者謂次第也田有界則必次第施耕上云思其始而成其終謂思行此一事必將此所思之事成其終而後再思行一事若本思行此事行之未終忽越而行所未思之事是爲越思越其界限是無次第也

二十六年**傳**頷之而已**注**頷搖其頭

循按釋文頷本又作頷五感反搖頭也說文頷低頭也  
也从頁金聲春秋傳曰迎于門頷之而已廣雅頷動也  
也列子湯問篇頷其頤則歌合律張湛注云五感反  
頷猶搖頭也盧舍人本作頷後漢呂布傳操命緩布  
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  
操頷之注引杜此注則唐初左傳本作頷蓋杜預所  
見與許慎不同說文以頷爲面黃與頷別古頷通作  
頷耳操以劉之言是而頷之則搖頭正是低頭搖卽  
動不必左右動爲搖此傳逆於竟者執其手與之言  
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頷之者不執

手與言不揖但以頭向之低昂俗所謂點頭是也杜  
云搖其頭卽是點頭非如俗以左右動爲搖頭也應  
璩白一詩漢末桓帝時郎有馬子侯自謂識音律謂  
客鳴笙竽爲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左右僞稱善亦  
復自搖頭此搖頭正用列子音合律則領其頤而以  
搖頭代領字也

二十七年  
**傳**食言者不病**注**不病者單斃於死

循按不病病也謂食言者豈不病乎杜以上文單斃  
其死解之而改其爲於正義云不病者不唯病而已  
必至於死也核之傳文均爲不達上云匹夫一爲不

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卽殫漢書韓信傳糧食單竭單猶竭也斃卽敝猶罷也申上一爲不信一者專也專一爲不信以欺人詐人則單竭罷敝其將死矣所以不可也

三十**傳**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注**所謂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

循按五經算術推絳縣老人生經四百四十五甲子法云襄公三十年歲在戊午二月癸未注二月一日丁卯朔癸未十七日也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



絳縣人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  
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  
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  
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於承筐之歲也七十  
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  
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甄鸞按  
四百四十五甲子其季於今三之一者計四百四十  
五甲子有二萬六千七百日其季三之一者謂不滿  
四百四十五甲子於未滿一甲子六十日之中三分  
取一謂去四十日止畱二十日也是以注云三分六

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謂止有四百四十四甲  
子奇二十日合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以應史趙亥  
有二首六身之數也術曰置積日二萬六千六百六  
十日以四乘之得十萬六千六百四十日爲實又置  
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四乘之內子一  
得一千四百六十一爲一歲之日法以除實得七十  
二歲一千四百四十八少十三分不滿法計四分爲  
一日更少三日不終季年算法半法以上收成一爲  
七十二年據多而言也正義以四除七十二年卽此  
用四乘之意自文十一年乙巳至襄三十年戊午爲

七十四故正義以周正計之爲七十四年以夏正計之爲七十三年其實數止得七十二年三百六十二日以一年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計之尙少三日四分日之一不足七十三年故五經算術止得七十二年有餘也正義周正夏正之辨本杜氏釋例釋例言其間有二十七閏甄鸞不置閏而年數合者一歲二十四節氣合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本無閏緣日月合朔僅有三百五十四日有奇則每歲有閏日至三十二月則閏一月至十九年七閏此章歲之法所由立也歲之有閏正所以齊周天四分

之數既用周天千四百六十一算之則閏在其中矣  
**傳** 噍噍出出 **注** 噍噍熱也出出戒伯姬

循按噍古與噍通公羊傳慶父聞奚斯哭聲曰噍此  
奚斯之聲也史記張儀被笞其妻曰噍子毋讀書游  
說安有此辱乎一因將死而作此聲一因被笞而作  
此聲則此聲悲戚慘痛可知董子精華篇若謂奚齊  
曰噍噍爲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爲欲  
居之以至此乎錄所痛之辭也左氏於噍噍之上明  
指出一叫字叫猶號也噍噍出出乃號咷之聲出出  
鄭注周禮引作咄咄卽咄咄亦嗟嘆之聲咄省文

作出耳下文鳥鳴于亳社如曰譊譊謂與叫于太廟之聲相似也杜注未是

三十一

年

**傳**莒人弑其君買朱鉏**注**買朱鉏密州之字

循按買爲密聲之轉朱鉏爲州之緩聲

春秋左傳補疏卷四終

孫授

易詩

校字

春秋左傳補疏卷五

江都焦循學

昭公元年

**傳**是穠是袞**注**穠耘也壅苗爲袞

循按詩周頌緜緜其庶毛傳云庶耘也庶爲穠之省  
文說文穠耕禾間也春秋傳曰是穠是袞廣雅袞大  
也袞之爲大猶敦之爲大敦之大卽敦之厚厚卽培  
也壅苗所以培之故轉而爲袞

**傳**處不辟汚**注**汚勞事

循按詩周南薄汚我私毛傳云汚煩也煩與勞義同  
正義謂事之勞身若穢之汚物失之

傳抑子南夫也注言丈夫

循按下云夫夫婦婦所謂順也則此夫字乃是夫婦之夫上云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然則子南聘在前故云子南夫也言子南聘在前已有夫婦之分也杜以戎服左右射解爲丈夫正義引曹大家女誡謂男欲剛女欲柔以解夫夫婦婦之順於義不協蓋聘則有夫婦之道於此可證歸熙父妄斥未嫁之貞女盍讀此言邪

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注湫集也

循按董子秋之爲言湫湫也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

也注愁讀爲孳孳斂也秋之爲湫卽秋之爲孳孳爲斂收斂卽集聚爾雅孳聚也杜讀湫爲孳故訓爲集正義謂以意爲訓非也

**四**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爲四時序爲五節**注**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 女陽物而晦時**注**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

循按天元紀大論鬼臾區曰寒暑燥溼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王冰注云太陽爲寒少陽爲暑陽明爲燥太陰爲溼厥陰爲風少陰爲火皆其元在



天木初氣也火二氣也相火三氣也土四氣也金五氣也水終氣也鬼與區又云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此卽醫和所云六氣序爲五節也但素問六氣爲寒水相火君火溼土燥金風木以醫和之六氣配之寒水陰也相火陽也溼土雨也風木風也陽明燥金所謂明也少陰君火所謂晦也以其爲少陰故爲晦晦者幽隱之地少陰屬腎其地幽隱之至醫和旣云晦淫惑疾又申之云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謂少陰少陰爲君火君火陽物也故女爲陽物其陽宜深藏故爲陽物而晦時不能深藏而淫

則陽不潛故生內熱素問言冬不藏精至春爲溫者亦其證也陰陽離合論云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太衝在北月盡之夕日月合於癸爲晦醫和以少陰爲晦又曲其辭曰女惟女卽少陰故爲陽物女爲陽物猶云少陰爲君火杜不知此義言女常隨男故言陽物正義謂女是陽象之物皆非也

**傳** 晦淫惑疾 **注** 晦夜也爲寘寢過節則心惑亂

循按腎藏志腎氣充則智慧生腎氣不蟄則志氣衰不能上通於心故迷惑善忘所謂腎氣不以時上則

言變而志亂也

三

**傳**履賤踊貴**注**踊則足者履

循按踊通作甬月令角斗甬注云今斛也考工記鳧氏爲鍾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注云此二名者鍾柄記又云以其鈺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鍾上之柄長直不曲則足者之履似之故亦名甬而通作踊淮南本經訓云甬道相連高誘注云甬道飛閣複道也甬讀如踊躍之踊甬道亦以其直名之今人呼鞞襪之直處爲甬猶古踊之遺稱

**傳**余髮如此種種**注**種種短也

循按釋文徐本作董董種猶童也陸璣毛詩疏云禾粟秀爲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童梁蓋實堅則下垂不實則直立髮長則垂短則直立亦猶是

**夢**王以田江南之夢注楚之雲夢跨江南北

循按宣四年傳邲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注云夢澤名江夏安陸縣城東南有雲夢城定四年吳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注云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正義引土地名云南郡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東南亦有雲夢城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巴邱湖江南之夢也邲與郢字通邲夫人棄子文于

夢中楚子既奔雲中旋乃奔鄖奔隨則此雲中夢中必近於邛矣邛在安陸縣所謂枝江安陸有雲夢城者其澤之所在可迹而求之矣此傳以夢繫諸江南故杜謂跨江南北因傳文會而通之也郭璞注爾雅楚有雲夢直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邱湖蓋本漢書地理志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而未明班氏之指也風俗通云今漢有九州之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南今有雲夢長掌之蓋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漢時江北之雲夢已涸而江南之雲夢漸盛其定九州之藪直以在江南之巴邱湖

爲雲夢澤班氏著本朝一代國史遵圖冊所載以澤在華容縣南所以尊國制也注云荊州藪謂漢之荊州藪也而復於西陵及編繁以雲夢宮地非雲夢何以名宮且又於志末述楚地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巴巫東有雲夢之饒謂雲夢在江陵之東則不在華容之南矣後漢書法雄傳遷南郡太守郡濱帶江沔又有雲夢澤藪此正漢之雲夢在華容南者與風俗通班志可以互證若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則不專在華容特以在華容者爲江南之夢耳

年五

**傳**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爲日爲鳥離變

爲謙日光不足故當鳥飛行故曰于飛

循按小過有飛鳥之象謂四之初此云日之謙當鳥可推見當時占法明夷之謙非謂變爲謙也變在初爻則由履四之謙初而成卽爲小過四之初之比例下云火焚山山敗可見先有山而後以火焚之見離不見艮乃爲山敗在明夷初動轉以謙成明夷爲義也

**傳**純離爲牛**注**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爲牛

循按易以坤爲牛不以離爲牛也明夷上坤下離以

坤配離故云純離純耦也謂與離相耦者坤也卽牛也杜不明易故謬說

七年 **傳** 芋尹

循按釋文芋于付反正義云芋是草名哀十五年陳有芋尹蓋皆以草名官不知其故

毛本誤作十七年

詩君子

攸芋毛傳訓芋爲大不必取義於草

九年 **傳** 火水妃也 **注** 火畏水故爲之妃

循按素問天元紀大論岐伯引大始天元冊文云丹天之氣經于牛女戊分齡天之氣經于心尾己分蒼天之氣經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于亢氏昴畢元



天之氣經于張翼婁胃所謂戊己分者奎壁角軫則  
天地之門戶也引此以明五運甲己土乙庚金丙辛  
水丁壬木戊癸火二十八宿卽十二支所屬角亢辰  
也氐房心卯也尾箕寅也甲在心尾之間卽寅卯之  
間也乙在亢氐之間卽卯辰之間也并鬼未也柳星  
張午也翼軫巳也丙在張翼之間卽巳午之間也丁  
在柳鬼之間卽午未之間也奎婁戌也胃昴畢酉也  
觜參申也庚宜在觜畢之間云在昴畢者古以畢合  
觜參爲申也在昴畢之間在申酉之間也辛在婁胃  
之間卽酉戌之間也斗牛丑也女虛危子也室壁亥

也壬在危室之間卽亥子之間也舉此十六宿卽爲  
八干所在而四維皆土之所王惟戊在奎壁之間卽  
戌亥之間也己在角軫之間卽辰巳之間也冊文稱  
戊分己分岐伯以奎壁角軫明之其義甚析所謂丹  
天卽火齡天卽土蒼天卽木素天卽金元天卽水甲  
乙自在東丙丁自在南庚辛自在西壬癸自在北戊  
己自在乾巽此定位也乃運則錯綜其位運從土起  
甲土則乙金丙水丁木戊火己土庚金辛水壬木癸  
火十干周流復始故甲己之年爲土運乙庚之年爲  
金運丙辛之年爲水運丁壬之年爲木運戊癸之年

爲火運一年自春起則以木火土金水爲序五運自  
土起則以土金水木火爲序蓋黃帝以土德王故當  
甲定運而以土爲首後之陰陽家乃有甲以妹乙嫁  
庚金丙以妹丁嫁壬水之說正義所云陰陽之書有  
五行妃合之說謂此傳言火爲水配以火爲丁以水  
爲壬與服虔坎水離火義亦相近而不同

十**傳**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鉞率吉請斷三尺而用之**注**  
靈姑鉞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

循按考工記輿人疏引此傳注云斷三尺至于較大  
夫旗至較按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齊較軫至較五

尺五寸斷三尺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有三尺之較也

**傳**喪夫人之力注夫人謂子尾

循按詩齊風雞鳴傳無見惡於夫人釋文夫音符或依字讀者非正義云夫人謂卿大夫僖三十年傳微夫人之力不至此注云夫人謂秦穆公昭三十一年傳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注云夫

人謂李孫也

禮弓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爲服注云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

十一年傳唯蔡於感注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

順

循按感爲憾之省故杜以恨字解之猶云唯於蔡憾  
到其文耳下文没不可復振而云不可没振亦到文  
**傳**遂奔僖子其僚從之**注**隣女爲僚友者隨而奔僖子  
循按內則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注云妾之言接也聞  
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然則奔以不  
行聘言非淫奔也七年傳隸臣僚僚臣僕正義引服  
虔云僚勞也其勞事也蓋平日共勞事之人同來爲  
僖子妾

**傳**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注**字養也似雙生

循按似雙生謂似泉邱人生懿子其僚生敬叔兩人

皆有所生也

年十二 **傳** 攸乎 **注** 攸懸危之貌

循按正義引詩攸攸旆旌謂攸爲懸之貌乃詩作攸  
毛詩以不喧譁解之無所爲危也伏生洪範五行傳  
禦聽於怵攸注云怵讀爲獸不狘之狘攸讀爲風雨  
所漂颯之颯獸不狘見禮運彼正義云狘驚走也風  
雨所漂颯見詩豳風颯作搖搖爲不安之意故爲懸  
危懸而危者搖也杜讀攸爲搖大傳注同

年十三 **傳** 吳人敗諸豫章 **注** 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

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于豫章又柏

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蓋後徙在江南豫章

循按昭六年傳楚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于房鍾此傳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徐國屬臨淮郡今泗州也乾谿在晉譙國城父縣今亳州也是豫章爲楚適徐之道當在泗亳之南定二年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巢卽居巢今之巢縣桐卽今桐城是豫章與桐

巢相近在今廬州之地也昭三十一年吳師圍弦楚  
救弦及豫章弦在江夏軟縣在今蘄水縣二十四年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勞王于豫章之汭王  
及鬲陽而還吳人踵楚遂滅巢及鍾離鍾離在今鳳  
陽府傳之言汭者多據水言如夏汭桐汭淮汭雒汭  
渭汭羅汭漢汭是也此言豫章之汭則豫章者水名  
非地名也定四年吳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  
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  
不可欲奔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不云自豫章  
至漢而云自豫章與楚夾漢分明豫章爲水與漢相



通蓋此豫章之水由漢而東達于廬壽之間救弦而  
及者近漢之豫章也楚子略吳疆而由豫章之汭自  
漢而達此水以及于廬壽之間橐皋在此地卽吳境  
矣惟豫章爲水名故吳人見舟于此非水何以云見  
舟蓋此水通漢不通淮故舍舟于淮汭而夾豫章以  
及漢自豫章夾漢者夾豫章又夾漢也大別山在安  
豐漢水至大別南入江豫章通漢之處宜卽近于安  
豐之大別安豐漢屬六安國卽今廬州六安也豫章  
之汭當卽豫章通漢水之處顧司業以豫章爲鄱陽  
湖謂北出皆吳地越方仇吳豈能以孤軍徑行其地

而與楚會乃是時越公子倉及大夫壽夢帥師從楚則不特勞于豫章之汭且以兵相從于吳疆及圍陽而還越固無所諱矣

十五年

**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注**言其多權謀

循按傳十字句多權謀明其爲人之異前知費無極自謂也不俟其飛而先翦其翼故前知

**傳**拜戎不暇

循按郊特牲拜服也此云拜戎不暇謂服戎不暇也正義言拜謝戎師非是

十七年

**傳**扈民無淫者也**注**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

循按說文九扈作九雇雇取於扈扈止見小爾雅與戶訓止同也雉取於夷以聲近夷鳩取於鳩說文句聚也从勺九聲讀若鳩鳩取於句因假鳩爲句雇取於扈因假雇爲扈古之聲同相借如此

**傳**使長鬣者三人**注**長鬣多髭須與吳人異形狀詐爲楚人

循按昭七年楚子享公於新臺使長鬣者相**注**云鬣鬣也欲先誇魯侯楚語伍舉述此事云使太宰啓彊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韋昭**注**云長鬣美須髯也

杜以鬣爲須蓋本諸韋昭乃說文鼠毛鼠也象髮在  
肉上及毛髮鼠鼠之形鬣髮鬣鬣也是鬣爲髮毛不  
可以爲須說文又云儼長壯儼儼也引春秋傳曰長  
儼者相之儼蓋儼之假借楚子使長壯者相以爲威  
勢以示魯侯北堂書鈔引漢書儀云謁者缺選郎中  
美鬣眉大聲者以補之此吳人取餘皇亦是使長壯  
者三人潛伏於舟側耳若詐爲楚人不必潛伏矣吳  
楚相適多髭須之人何遂爲楚人異於吳人之形狀  
豈生於楚者皆長鬣生於吳者皆少須也若七年正  
義謂吳楚之人少須故以長須之人爲夸美其意尤

部

年十八

**擗** 邾人羊羅擗其首焉**注** 斬得閉門者頭

循按正義謂擗訓爲持是也與擗飲之擗同擗飲者手提其楹擗首者手提其頭擗之義同於提故摳衣謂之擗齊

年二十

**瘡** 齊侯疥遂瘡**注** 瘡瘡疾

循按釋文云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則當作瘡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瘡也瘡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爲誤案傳例因事曰遂若瘡已是瘡疾何爲復言遂瘡乎陸氏此論極明杜不訓疥者不必訓也所云

後學之徒指生杜後者顏之推家訓云世間傳本多以痲爲疥杜征南亦無解釋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瘡此臆說也疥癬小疾何足可論豈有患疥轉作瘡乎正義引梁人袁狎云疥當爲痲痲是大瘡疥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正義申說之云狎之所言梁主之說也說文疥搔也瘡熱寒並作痲有熱瘡痲二日一發瘡今人瘡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齊侯之瘡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發發故曰疥遂痲疥搔小患與瘡不類何云疥遂痲乎之推本仕梁其說與袁狎同皆本之梁元帝耳

此傳記晏子之言而原於諸侯之賓問疾者則但曰齊侯疾期而不瘳可矣乃必詳之曰疥曰遂疔者明其期而所以不瘳者特此疾而已蓋疥癩不已又患疔瘡二者皆小疾而久淹諸侯之賓欲誅祝史詳此二疾本齊侯之侈耳觀其田於沛樂於遄臺則其無大疾可知矣疥癩本不易遽痊因而又患瘡儒者謂病疥惡寒變瘡其說本迂孔穎達謂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發發其說尤謬瘡以二日一發爲重頻日發爲輕若果二日變爲頻日其疾已就愈何云以小致大乎傳於許止弒君云夏許悼公瘡飲太子止之藥

卒明瘧小疾飲藥致死爲止弑君之定案也此傳云齊侯疥遂痞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明以小疾勞賓所以景公雖有復霸之志而不能也徒沾沾於疥癬之惡寒瘧疾之頻日豈史筆哉袁狎稱疥患疾久疥卽疹字說文作疢

四年傳王定而獻之注不佞獻玉

循按傳謂王位既定而陰不佞以玉獻於王釋文本作王定之非是

二十五年傳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注耻爲平

子所欺因而自殺



循按半農春秋說云昭公之伐季氏也平子登臺而請請囚請亡皆不許殆將殺之矣當是時莫敢有倡言救之者而叔孫昭子之臣司馬穉戾獨敢先倡言救季氏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孟孫氏見叔孫氏之旌也亦往救之遂殺郈昭伯而伐公徒公徒敗而公遂出然則逐昭公者非季氏乃叔孫氏也叔孫婁素有賢名先是如闞蓋婁預知公謀故先如闞以避之及歸自闞而從公於齊人皆謂婁有納公之志如其誠然則逐昭公者叔孫氏之臣穉戾實爲之首叔孫氏曷爲不戮穉戾以請罪於公哉彼方任之爲爪

牙焉肯加之以斧鉞則其救季氏而敗公徒也實媿  
陰指使之而陽爲納公之計以避惡名及平子有異  
志則又諉其罪於季氏若曰臣欲安衆而納公不可  
者意如也故其疾病將死又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  
以欺天下後世之人不可謂非大奸慝杜預又從而  
附會之以爲因祈而自殺叔孫氏尙不能殺醜戾又  
焉能自殺以明其志乎預之妄皆若此

二十六年  
傳甚口

循按甚口指武子之罵也今俗稱善詈者爲口正與  
此同正義解爲大口未達

二十七年**傳**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注**炮燔卻宛

循按上文國人弗爇令曰不爇卻氏與之同罪於是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此云國人投之言國人投棄菅秆不肯爇卻氏遂弗爇謂不遵令不畏與卻氏同罪前之弗爇尙在猶疑此之弗爇遂弗爇矣令尹炮之謂子惡自殺令尹使炮燔其尸此令尹之炮之非國人也正義引服虔謂令尹炮之一句是鄙將師令衆之辭恐未然

三十一年**傳**庚午之日始有謫**注**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爲占

也

循按春官占夢注引此傳謫作適疏引鄭志云日有  
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  
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  
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并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如  
是庚午之日當在八月十九日故言時得九月節也  
是謫卽適氣史記天官書日月暈適徐廣曰適者災  
變咎徵也孟康曰適日之將食先有黑氣之變然則  
十二月辛亥朔日食前四十二日十月十九日庚午  
日旁先有黑氣史墨因日食推及日食前之有適氣

故兼以庚午占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杜云十月十九日鄭云八月十九日三統秣大火初氏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於尾九度鄭云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末有尾星本三統秣也末有尾星卽謂終於尾九度也房心尾爲大辰傳云日月在辰尾則尙在大火若已析木則但起尾十度不可云辰尾此十二月朔杜言夏十月以朔策言也鄭言夏九月以節氣言蓋未交立冬則仍九月也若然上推前四十二日在壽星之次於夏爲八月於周爲十月庚午在八月十九日何以爲九月節蓋旣以十月朔爲九

月則八月十九日必無九月節之理當云八月節也

八月十九日在八月節九月十九日在九月節越十

一日

長秭是月大

至十月辛亥朔尚在九月中故是日日

月在辰尾仍爲夏之九月也抑又考之三統秭春秋

昭公卽位三十二年及定公宋立定公七年正月己

巳朔旦冬至殷秭以爲庚午杜氏長秭所推定七年

正月庚子朔二月庚午朔正月晦日己巳三統蓋以

長秭二月爲正月自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數

至定七年正月己巳朔當得二千五百九十八日每

年恆氣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七乘之得二

千五百五十六日四分日之三爲定七年冬至距昭  
公三十二年冬至以減前積餘四十一日四分日之  
一則冬至在昭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爲夏十一月  
十三日加三十日有奇爲小雪在昭三十一年十二  
月十一日又加十五日有奇爲霜降約而計之是十  
二月辛亥朔正在寒露霜降之交知其爲夏之十月  
而實爲夏之九月節仍建戌厥寅乃知入郢之日爲  
庚辰鄭氏學三統秣以定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  
步之知此日月在辰尾爲建戌之月有精義也十月  
朔仍建戌則八月十九日爲八月節無疑占夢疏所

引九月節決爲八月節之譌也杜氏以三統爲最疏  
其編長秭但以干支排次昭三十二年至定七年僅  
有定二年五月四年十月兩閏而七年之中僅得八  
十六月大衍於定七年閏正月正月晦日己巳冬至  
則閏在至後亦異於三統三統一歲之分二萬九千  
五百八十五零五以七年乘之得二十萬七千九十  
八零五爲七年周天以月法二千三百九十二除之  
得八十六个月一千三百八十六分以八十一分收  
之得十七日九分自定七年正月己巳朔旦冬至上  
溯八十六个月十七日九分是當昭三十二年正月



十三日昭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冬至始建子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小雪始建亥其朔日仍建戌淮南子天文訓北斗之神有雌黃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十一月合子夏九月陽自子左行建戌陰自子右行厭寅故建戌厭寅鄭云辰與戌對申近庚寅與申對故知庚辰建戌與辰衝厭寅宜與申衝申亦地支須用天干故取申之相近者庚也鄭引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言未破癸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蓋二十四時之變十二支間以八

干四維以子左旋則子近癸寅近甲卯近乙巳近丙  
午近丁申近庚酉近辛亥近壬以子右旋則子近壬  
戌近辛酉近庚未近丁午近丙辰近乙卯近甲丑近  
癸申近庚者據左旋言也丑近癸者據右旋言也今  
羅經二十四山相兼原本於此別有書詳之不用三統不  
知日月會辰尾爲建戌則不知所以庚辰入郢之故  
正義謂史墨能知非是人情所測又云食在辛亥之  
日更以庚午爲占自是史墨所見其意不可知也何  
未詳鄭志也其以鄭本三統殊乎長秣所排邪

三十  
年傳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注震在乾上

故曰雷乘乾乾爲天子震爲諸侯而在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

循按史墨此言假經以文其邪說非易義也睽成大壯則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歸妹成大壯則柔乘剛雷乘於乾是爲征凶豈得爲天之道易義至春秋襄昭之間不明已甚故孔子韋編三絕作十翼以贊之詳余易學三書

定公九年傳東郭書讓登注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

已先登

循按已先乎人不可爲遜讓讓與襄古通襄猶驥謂

舉而上騰也故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謂  
子土騰而左我上騰而右也書堯典鄭注云推賢尚  
善曰讓廣雅尚舉也高也是讓有舉義與驥同曲禮  
主人與客讓登與此讓登不同

公年**鬱**攸從之**注**鬱攸火氣也

而按方言晉宋衛魯之間謂之鬱悠郭注云鬱悠猶  
鬱陶也夏侯湛大暑賦云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  
興熱

姪廷琮校字

春秋左傳補疏卷五終